

愴懷君情，無盡哀思

# 念崇年

## ● 葛宗蕙

### 冥冥之中早有安排

我家祖籍江蘇泗陽，家父早年供職北京，在北京政府國務院任文職，因此，我自幼即在北京讀書，嗣就讀國立北平女子大學音樂系。民國十七年，北伐完成，全國統一，始學家南遷，返回故鄉。江蘇省淮陰、淮安、漣水、泗陽四縣，地緣上原為一體，早先在行政區劃上也屬同一州府管轄。淮陰李家與我們泗陽葛家，原係遠親，崇年家與我們家也早已相識。從北平回鄉後，我在上海繼續學業。這時崇年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讀書。我大學畢業後，最初在杭州行素中學執教，崇年的堂妹崇祐。這時，也在揚州中學教音樂，我二人性情相投，時有交往。崇年赴英留學前來杭州，因而彼此漸漸熟識，並且有書信往還。

在杭州行素女中任教一年，即應聘至安徽省立蕪湖女中執教。前後七年，其間曾在省立蕪湖中學及省立農校兼課。崇年畢業後在南京執政黨中央黨部任職，我們常常見面。我因生長在舊式家庭，加以個性使然，總是藍袍一襲，不苟言笑。崇年嫌我古板，不只一次問我：「你為甚麼老

是這般嚴肅？」我內心雖然一直覺得端莊、含蓄應該是女性應有的德性，但我總是不回答他。他也總會補上一句，自我解嘲道：「我尊重你，就是因為你與別人不一樣！」民國二十二年冬，崇年赴英留學，留學期間常來信訴說異域求學的艱苦。二十五年秋學成歸國，即為交通部朱部長駱先延攔，進入交通部工作。二十六年元旦，我們在南京結婚，從認識到結婚，一切皆甚自然，我並不相信「姻緣前生定」這句話，但是，我們之成為夫婦，卻似冥冥中早有安排。

### 不眠不休南北奔走

婚後半年，抗日戰爭爆發，我們學家西遷。當時胞兄崇德計劃赴美進修，正在上海辦理出國手續，先將母親、大嫂及兒女順和、協和姊弟送回家鄉，胞妹崇敬及子頤和，則交由我們帶領，隨郵政總局由漢口、重慶，最後抵達昆明。最初崇年受聘擔任國立同濟大學教授（兼代總務長），與國立雲南大學教授（兼教務長）。抗戰期間，我們多住昆明。雲南省政府函請交通部同意，借調崇年擔任昆明市政府財政局長，我則在昆明

華僑中學與省立昆華護理學校教書。戰時生活雖然清苦，由於我倆都在工作，而且家庭用度向來節儉，生活需要尚能不虞匱乏。三十二年元月，崇年奉調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，旋於三十二年春復調任陝西省政府財政廳廳長，我們在重慶與西安各住了一年。三十三年冬，政府屬意崇年出任交通部次長，惟崇年無意仕途，且以戰後國家重建當以國計民生為先，所以婉辭不就。三十四年初，政府命他擔任糧食部田賦署署長，他卻欣然上任，同時並主持長江糧食儲運委員會。八年艱苦抗戰，國家元氣大傷，尤其在糧食方面，軍需民食，調配供應，極為困難；由於崇年處事向以思慮周密見長，尤喜解決難題，故能圓滿達成任務。三十五年元旦，也因此獲得他生平第一枚由政府頒授的勳章。
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，崇年辭卸田賦署與糧食部職務後即轉任上海中孚銀行總經理，嗣因動亂與大陸局勢逆轉，遂於三十八年四月，由上海率嗣子協和嗣女順和及內姪女民鈞等乘專機來台，甫告安頓，即接到台灣地區物資調節委員會的聘書，邀他擔任委員會的常務委員，嗣又受聘為中

央信託局常務監事，並兼任台灣大學與省立行政專校教授。來台初期，政府公教人員待遇都很微薄，一般民衆的生活也很艱苦。崇年堅信國家復興，必須以經濟建設發展爲基礎，所以他勤於創辦事業，竭力主張協助中小企業的發展，並積極推動公、私大型生產事業的創辦，日以繼夜，南北奔走，不眠不休，簡直到了狂熱的程度。因爲長時在外忙碌，對於家裏的事卻少過問，甚至有些依賴，真所謂「家做懶，外做勤。」例如，他從不記親朋好友或公私機構的電話號碼，於是，我就成了他的查號台，最多的時候，我曾經爲他記下一百多支電話號碼，幾乎到了有問必答的程度，他常從辦公室撥電話回家問號碼，偶爾碰巧我也在忙，隨口告訴他：「你自己查呀！」他會馬上理直氣壯地回答：「查那有問你快！」這的確也是事實，他在家裏常常連自己穿的襪子都找不到。

崇年一年到頭都在外面忙，幫助別人創業，家裏三個孩子的教養即落在我肩上。當時協和、順和、民鈞皆是十四、五歲的少男、少女，正值可塑性最大時期，那時候的台北市，幾乎每天都太保、太妹鬧事，爲避免他們受到外界的不良影響，平日除照顧好他們的生活起居，注意他們的課業外，更要用心而且有計劃地安排他們課餘與假日的正常活動，因此，我常常帶著他們看電影，或去野外郊遊。幸而這三個孩子天性都很好，知道自愛，個個都能完成高等教育，現在皆各有事業，成家立業，生活安定，這可以說是我們晚年最大的慰藉。

### 閻王臉孔菩薩心腸

崇年是一般所謂「面惡心善」的人，親朋好友都知道他是「閻王臉孔、菩薩心腸。」外表給人的印象是性情急躁，嚴厲而不可侵犯，但實際上對人卻十分細心體貼，處處爲別人設想，而且心地非常仁慈柔和。他對孩子們甚爲疼愛，但總不顧形之於外。孩子們最初是怕他，不敢親近他，最後都會喜歡他，懷念他。常有年輕人到家裏來向他謀職，或是求他幫助變換工作環境，開始他總是板起臉孔說教一番，甚至當面呵責一頓，但是每當對方告辭離去後，他卻總是迫不及待，轉身取帽持杖，匆匆外出，爲別人奔走設法。記得有一次，裕豐紗廠一位女工操作機器不慎，軋斷了一根手指，他知道後立即叮囑：務必急速送醫，不管花多少錢，全部由公司負責，一定要把手指接好，他特別強調：「女孩子要是斷了一根手指，將害人家一輩子。」最後，這位女工的手指居然接好了，他聽後感到十分欣慰。崇年對朋友的事最爲熱心，常常自掏腰包爲朋友排難解紛。晚年公餘之暇，或客旅舟車之中，總是手不釋卷，閱覽武俠傳記，對書中的俠義情節，頗爲神往。退休後，對世事尤爲關切，每日繙覽多種報章雜誌，而且特別添購「資治通鑑」一部，準備從頭至尾，重新閱覽一遍，有時亦以書寫毛筆字以自排遣。

### 自言自語想回大陸

民國七十四年八月，一個星期天的凌晨，崇

年照常與居住鄰近的史學家王成聖教授至台大校園散步，突然感覺頭暈不適，王教授協助召計程車送他回家。隨後我陪他至中心診所檢查，醫師認爲情況不嚴重，可以在家療養，因爲病情未見好轉，兩星期後至中心診所住院治療。從七十四年至七十七年底，曾數度進出醫院，但大部份時間都在家療養。他於養病期間雖然行動緩慢，但神智與思維都十分清楚，口中常常自言自語：「想回大陸！」最後三、四年的冬天，因台灣氣候變化甚大，他病中難以忍受，每年都要去美國洛杉磯小住避寒，有一年，從美國回來，我陪他順道去香港與大陸的家人會面，在一次車禍中，致使髓骨斷裂。返台繼續治療，手術後回家療養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下床，一直到他過世，手杖都未曾離開過手邊。在他人生最後一段旅程裏，我卻不能好好陪伴他，這使我感到非常遺憾，總覺得對他有所虧欠。

民國七十八年元旦，子姪輩例行到家裏來陪他，這時他已感覺體力不支。元月三日、四日，他在家跌倒好幾次，經醫師來家爲他注射點滴，仍無起色，至元月五日，住進中心診所，經X光照射檢查，發現右腦長有腫瘤，未經手術切除前，醫師即已判定爲惡性。手術後，醫師告知生命僅能延續六個月。此後崇年一直陷入昏睡狀態，七個半月後，也就是八月二十一日，血壓已漸不穩，心臟跳動亦不平均，全家都很擔心。二十三日，仍未好轉，遂爲他注射強心針，亦未見效，血壓漸漸降低，心臟跳動微弱，這時候，我注視他臉部的變化，我頻頻呼喚他亦再無反應，醫師

欲施以電擊急救，我見他臉部紅潤漸退，面色泛白，知他即將辭世，於是請醫師放棄急救，讓他平靜離去，此時手錶指針正停在十二時二十八分

的刻劃上。

生離死別原為人生不可避免，崇年勞碌一生，晚年雖為疾病所苦，然享壽八四高齡亦屬天惠

今為他逝世周年，回憶往事，歷歷如昨，愴懷君情，無盡哀思，願靜宵清夜，入我夢來。



①



②



③

④

接到的人：

你心裏的軟子，比這個

何多？

李崇年

①②③ 作者與夫婿李崇年青年時代的照相。

④ 李崇年在照片背後所寫的親筆墨蹟。



①李崇年（左）與日本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宮入潔社長（右）晤談的神情。

②六和汽車公司中壢廠開工典禮時，嚴家淦副總統（前排中）、孫運璿（前左六）、李崇年（前右五）等合影。

